



孟子集註

公孫丑  
滕文公

片陽跋  
請

土岐文庫  
文庫17  
W8  
2



文庫 17  
W8  
2

溫公入至言

宗喪宗時劉事也司馬光之門人言  
一言終身之行者有乎光曰  
其誅乎事也又其從之而問之  
曰妄語也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吉原氏寄

0101851 88006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也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朱熹集註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蹙是于六反

勃音拂又音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見於天下固有所不逮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

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一而崩言百季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

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

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陽，又音歷，輔音方。

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相之、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音鎡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

辟與  
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  
相聞自國都以至干  
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尤郵音

置郵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  
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  
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  
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  
此，亦有所忍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  
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  
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  
為知道，未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  
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黜伊糾反撓奴效  
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  
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  
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  
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  
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  
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  
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  
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

夫音  
扶

黜務敵入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  
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只論一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

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

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

也。蹶頭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惡乎長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充者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

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悼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無知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反奴罪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下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篋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取也如齊侯襲晉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亦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

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抹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

詖彼寄反

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不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是非。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大

聖之夫音扶

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井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自者五及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

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任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故。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堙。木結反。濼。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堙。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

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以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鴉鳴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苴也。牖，

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

言其終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法者以本之改本之商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必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十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十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念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傳卷四  
三十一

也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頭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滿腔子  
身腔子  
身腔子

孟子卷之三  
五十一  
山陰縣志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

善恥己之不善也。惡憤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帶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

孟子卷之四  
五十一  
孟子卷之四  
五十一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廓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曰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性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

字五土用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存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夫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舍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本非不知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析骸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馬於度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下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始。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為役。由己人而恥為己。失人而恥

為矢也。由與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也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何本曰... 孟子卷之三 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

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

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此

孟子卷之三 三

入者有以裕於己在  
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音朝

如字。浼。莫罪反。

鄉。惡也。上。去聲。下。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察也。說文曰。動作切  
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

音但錫音錫裸魯果反程

柳下惠魯大夫屨禽居於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狂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裸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僣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

也

孟子卷之三

後叙四書

孟子集注卷三

三

山陽縣志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十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孫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朱熹集註

卷之四

三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扶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獲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葦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于水將朝，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見孺悲取瑟而歌同。

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孟子集注卷四

五之集注卷四

三

何林四書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甲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

卷之四

孟子集注

禮

卷之四

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一哉

與平聲慊口  
簞反長上聲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衡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衡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衡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責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魏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

辭曰。魏贖。子何為不受。贖。徐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子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

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反處。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惟當於理而

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官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也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牧之養之也牧地也芻音也孟子言若不得言事不致其事而去

後初四書 孟子集注卷四 山陰縣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而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邪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矣未可以言與 蚘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幸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孟子集注卷四 山陰縣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治如字。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少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羨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羨大羨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羨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冬遠非特為人觀視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  
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校乎

比必二反  
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  
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  
所恨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  
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為官也土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主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信本四書 孟子集註卷四 十三 山崎真魚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解。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詐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一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孟子集註卷四 十四 山崎真魚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甲過也。林氏曰：齊主慙於孟子，蓋善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右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

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孟子反國書  
五之集注卷四  
一詩音版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升。矜敬也。式法也。盍也。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

乎夫音扶

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在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為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推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  
隱於靳反

孟子曰書  
五  
美  
主  
朱  
自  
一  
三  
詩  
書  
易  
禮  
春秋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主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本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根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如好夏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者，乃其心不  
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音現反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季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之前日也。此，今日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且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

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名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言凶皆先言而後凶。言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意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名。魯賢人。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裁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慎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所居反，所居反，諸廷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文反擊川悅

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此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也

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氏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大夫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以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教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由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二蓋又輕於十

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 洛盼

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 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勤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公指文公諸侯未喻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扶

奇夫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則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

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正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左傳反四書

孟子卷之六

十一

井田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由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各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已。

不少失乎先主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察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故詳，作舊而為新，不肩肩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小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食 捆音闊 衣去聲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

服也。相。扣。孫。之。欲。其。聖。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無。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可。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耕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養殮。熟食也。朝日。饗。夕日。殮。言當首炊舉火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以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

孟子集注卷五  
山崎嘉應



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  
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甑  
粟火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金所以煮甑所以炊粟然火也鐵耕屬  
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

舍去  
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甑之屬也陶  
為甑者冶和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  
謂作陶冶  
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有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

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  
不登禽獸偪入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其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潔。一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  
長故皆上聲勞來

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多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

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其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其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舜之得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

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魏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

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牲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作鴟古後反

馱情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  
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

孟子集注卷五 詩經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上反惡平聲

倍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見後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匐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適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一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善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辟。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第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  
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  
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  
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  
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蚋 最楚怪

反泚七禮反曉音詣為去  
聲蘩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  
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蟻蚋也蝼蟻共食之也類  
類也此泚然汗出之貌既邪視也視正視也  
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  
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  
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  
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  
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蘩土籠也  
裡土聲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  
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  
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

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尺，見諸侯而

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上告之以下不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

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利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委板四書

孟子集註卷六

二

山音言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  
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威音成纁素乃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是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委反四書

孟子卷之六

六

山崎嘉熙



毋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齊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

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總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與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義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義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土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故纒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下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卷之四  
五十五  
五十六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虜。城王便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與平聲。咻。音休。

先設。醒。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勗。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有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報，奴簡反。

脅，有。鍊，體。諛，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自取。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能速改與月攘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天下生民  
此古有之  
故一亂一治  
治數先亦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音洚

降又胡貢  
胡二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管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蕞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速去也。消除也。此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申，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原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通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多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無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草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殺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  
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  
扶又反

閑衛也故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  
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  
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治  
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揚墨蓋揚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  
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  
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辭。見前篇。辯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及偏執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蒼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

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  
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  
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陵同膮音曹同音寘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膮蠶蟲也匍匐言無方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惟有仲子絕眾小指中有所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蚘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

辟音壁纊音纊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頰頰曰惡用是。馘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頰與顛同顛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馘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鮒鮒。賊聲也。類顯而言。以其兄受之。鮒鮒。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

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仁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國有長強濟之業  
道有年有人民之  
收態有物有時  
興又言有物有年  
興又言有物有年